

歷史空間

民眾利益

李恩柱



楊廣畫像。網上圖片

封建社會的不少皇帝，在後人眼裡是可以歸諸明君之列的，譬如唐太宗。稱那些封建帝王為明君，統一天下、擴展疆土、發展經濟、安定邊陲，可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隋煬帝有時也被後人視為明君，這些因素是起了作用的。不過，楊廣明君的地位並不穩固，很不容易洗掉暴君的色彩。

公允一點說，隋煬帝也有歷史功績，緣何一旦「明君」二字加之於身，後人便有些不自在？其一，與楊廣是亡國之君有關。我們特別重視「晚節」二字，倘若一位君主由無道入有道，那叫迷途知返，改邪歸正。如果正好相反，耀眼的光環會逐漸失色，原有的黑暗之處會越來越黑，最終達到不可救藥的程度。假如楊廣是一位明君，怎麼會國亡家敗？這與人們熟悉的邏輯不合。顯然不是好東西；其二，隋朝的歷史是唐朝人寫的，比如《隋書》，雖然王劼在隋文帝時已經撰成八十卷，唐代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及貞觀三年曾加以編修。後人看到的歷史，都是當時統治者塗抹後的歷史；其三，楊廣確實輕視底層的利益。

營建東都的工程還未完成，開鑿大運河的工程便開始了，徵調的民工達到數百萬，男丁不夠就徵發婦女充役。老百姓被迫放棄田間生產，背井離鄉、拋家棄子，奔赴到工地上。各級官吏為了

迎合上層領導，也為了自己的政績，往往不顧民工死活，迫使他們長時間、高強度工作，許多民工病飢而死。民工的死亡率之高，史書有一些記載。《資治通鑑·隋紀四》云：「官吏督役嚴急，役丁死者十四五，所司以車載死丁，東至城皋，北至河陽，相望於道。」《隋書·食貨志》載「僵仆而斃者，十四五焉」。雖然史書隱含著後來帝王的政治觀點，記載的未必都是實情，但楊廣置底層草民生死於不顧的態度於此可見。

我們盡可以指斥後來者別有用心，居心叵測，對楊廣造謠污蔑，問題的關鍵是他確實漠視老百姓的生命了，即使說一籬筐辯解之語，也難以改變這個事實。李世民主曾拿隋煬帝做過好幾回例子，有一次他對侍臣說：「往昔初平京師，宮中美女珍玩，無院不滿。煬帝意猶不足，徵求無已，兼東西征討，窮兵黷武，百姓不堪，遂致滅亡。此皆朕所目見。故夙夜孜孜，惟欲清淨，使天下無事。遂得徭役不興，年穀豐稔，百姓安樂。夫治國猶如栽樹，本根不搖，則枝葉茂榮。君能清淨，百姓何得不安樂乎？」這句話涉及到君主之欲和百姓安樂問題，這正是隋煬帝一輩子也沒有認真思考的事，楊廣的軟肋也在這個區域，李世民的形像遠遠高出楊廣，多是因為百姓利益這個話題。

剛愎自用的楊廣，與其他統治者相比，要求實一點。他臨死的時候，詢問叛將曰：「我何罪落到這個地步？」善於辭令的馬文舉答道：「陛下違棄宗廟，巡遊不息，外勤征討，內極奢淫，使丁壯盡於矢刃，女弱填於溝壑，四民喪業，盜賊蜂起；專任佞諂，飾非拒諫；怎能說無罪呢？」簡單概括馬文舉的意思，就是皇帝你為了自己享樂，勞役不休，巡遊不斷，淫亂不止，拒諫飾非，絲毫不管底層人死活。隋煬帝說：「我確實有負天下百姓。至於你們這些人，榮祿兼及，怎會幹出這種事來？」

聰明的楊廣始終沒有明白，在和乎環境下，一些人投靠他、奉承他，是為高官厚祿；可一旦風雲激盪，他這個皇帝連皇位都保不住，哪還有榮祿給別人？何況動盪歲月，武力決定一切，中國改朝换代，皇位易主，正是依靠這樣的日子，誰還顧得上忠君？殺掉楊廣，不僅是誅無道，愛百姓，更是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，於人於己，有利無害。討伐楊廣的李密，讓祖君彥寫了征討隋煬帝的檄文，列舉了隋煬帝十大罪惡。檄文多處提及楊廣窮奢極欲，和老百姓的貧窮，其中第五罪

集中講了這種思想。檄文認為，政府應該輕徭薄賦，不奪農時，藏富於人，無藏於府。而朝廷卻科稅繁猥，結果「父母不保其赤子，夫妻相棄於匡床。萬戶則城郭空虛，千里則煙火斷滅」。檄文麼，總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之處，可倘因為是檄文便無中生有胡說八道，文章便沒有了說服力，效果便會大打折扣。陳琳為袁紹起草的討伐曹操的檄文，駱賓王為徐敬業所寫的討伐武則天的檄文，言辭不僅激烈，而且充滿人身攻擊，卻有真實的因子在裡面，很有力量。馬文舉的回答和祖君彥所寫的檄文，亦可作如是觀。雖不全面，詈罵楊廣危害老百姓也算不得造謠中傷。

對高層的评价，從時間上說往往有兩種：一是當時的社會評價，另一個是後來的歷史評價。楊廣一生雖然只有50歲，但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做出過重要貢獻。簡單而言，修鑿大運河，改革官制，重訂律令，改革賦役，開拓西域，創立科舉制，重視學校教育，繁榮文化。這些內容，無才之人，目光短淺之輩是無論如何規制不了的。因此，宋人陳昂對大運河在經濟上的積極作用，大有感慨，他的《隋河論》說：「渭浚治之病民，遊觀之傷財，乃天之所以亡隋，然使隋不興役財，以害其民，則又安有今日之利」。陳昂看到了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現象：歷史上的許多設施，在當時是勞民傷財的，塗滿了勞動者的鮮血，其後則利於千百年後之世，可謂「禍在當代，功在千秋」；許多豐功偉績，後人嘖嘖稱羨，實際上凝聚著底層的血汗乃至生命。唐人皮日休稱隋煬帝的大運河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」，「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」，誠然。

明君、暴君、昏君，是一種通俗的民間評價，缺乏全面而科學的因子，也很少由理性來導引，但卻是底層民眾真情實感的流露，是民間情緒的一種反應。白雲飄過以後，大地空餘歷史遺跡，那時人員已經變更，一切得以理性思考，全面、科學、理智的歷史評價便悄然登場了。我們可以抱怨當時人的評價粗糙，充滿了感性；成了後代統治者矮化前代的工具，也可以歡呼歷史評價的公允，但我們沒法以一種評價取代另一種評價，也不需要嘲笑另一種評價。被隋煬帝驅使的老百姓看慣的是同伴的死、自己的血和淚，永遠也不會想東都、大運河有什麼政治經濟作用，更不會猜度多年後它們的偉大意義。百姓利益，是兩種評價的交叉點，是必須考慮的因素，缺少了這個點，所有觀點都會變得蒼白。

高技巧的，有時不知怎地忽然就種出一個大西瓜來。這些技藝最好不致失傳，可以組織在舞台上演出的。

舊時代，遇上生活困難的歲月，老百姓不得不走四方乞討求生，這種日子應該永遠不再有了。

我此刻很努力想回憶起當時鳳陽花鼓演出的情況，但是想不起，一來是幾十年前的事了，記憶力沒有保持得好，二來，那時我們也不敢去圍觀。因為那時我們也沒有錢，不是捨不得，實在是自己身上也沒有幾個銅錢。（那時日常用的零錢，是中間有個方孔的銅錢，這種銅錢，若果你手頭還有，可以好好保存，這是古董了。）

奇怪的是「說鳳陽，道鳳陽」那首歌曲，現在還是流傳下來。歌曲本身好聽，也許是原因之一。另外，可能由此推想，鳳陽歌的歷史很長了，差不多成為過往生活傳統的一個小部分了。生活狀態在不斷隨時代進展而變動，現在回憶起以前這種荒年流離失所的情況，有時覺得非常悲傷。「路有餓殍」，這種情形應該已成為過去的歷史了，但以往的歷史常有這樣的記載。在我的童年回憶中，也有這樣的生活畫面，往往見路邊有人臥在那裡，原來已經是餓死了。現在，讓這一切永成過去。說鳳陽，道鳳陽，鳳陽本是好地方，讓今天明天的鳳陽更好，更好。

互棚閑話

龔敏迪

閒來逛逛琉璃廠

《都門雜詠》中有竹枝詞道：「新開廠甸值新春，玩好圖書百貨陳。裘馬翩翩貴公子，往來都是讀書人。」新年裡到了不去琉璃廠逛了逛。只不過現在各地書店裡書都很多，下載網路圖書也方便，自己又不是「裘馬翩翩貴公子」，宋版舊刻與古董珍玩，對我來說是毫無裨益的無聊之物，要看，遠不如去博物館。之所以想到要來這裡，倒有幾分宗教信徒般愛朝聖的意味。

琉璃廠得名，是因為元代定都北京，開始在這裡設窯燒製皇宮內的琉璃瓦，清人的《宸垣識略》記載：清初仍然在此「設滿漢監督董其事，燒造五色琉璃瓦。」而書肆的集中則始於明朝，《天咫偶聞》記載，那時一直延續下來的，仍然有「二酉堂」等老店。乾隆時窺上取土，發現了遼西公李內真墓，從他的墓誌上知道，這裡原來為燕下鄉海王村。故舊時有些人將這裡雅稱之為「海王」。

清初順治年間，在京城實行「滿漢分城居住」。而琉璃廠處在外城的西部，附近正是當時多數漢族官員居住的地方，後來全國各地的會館也都建在附近，官員、趕考的舉子也常聚集於此逛書市，終於形成了這個著名的「京都雅遊之所」；乾隆三十八年，《四庫全書》開館修纂，當時參與編纂的人員也多居住在這一帶。為了考證典故、詳列書目，他們常常往返琉璃廠訪書購書，切磋學問，進一步讓學人士子對琉璃廠心馳神往，趨之若鶩，促成了琉璃廠空前的繁榮。與此同時，古玩店也空前興隆起來，最著名的當然是前身為「松竹齋」，光緒年間取「以文會友，榮名為寶」之意，而更了名的「榮寶齋」。文人墨客常相聚於此，清末民初時，于右任、張大千、吳昌碩、齊白石等人，都是這裡的常客。

「勢家駭馬評珍玩，冷客攤前向故書」，收藏者另當別論，讀書人與達官貴人來琉璃廠的目的自然不同，官員聚會，常常可以被認為是結黨營私，喝酒賦詩，弄得不好會有文字獄的麻煩，關心時事，則更危險。於是他們找到了這種高雅而安全的消遣，因為他與現實關係不大，又可以顯示自己有錢、有閒。就是到了窮愁潦倒的時候，把古玩送到店裡，聲稱玩膩了，換點錢周轉一下，也不失體面。

不過有些古董店卻終日是靜悄悄的，但正所謂「半年不開張，開張吃半年」，完全用不着為他們擔心。民國時的趙汝珍的《古玩指南》揭示了明清時，這些古玩店的奧妙，那就是他們與官場千絲萬縷的聯繫。他分析說：「如果年俸不及百兩之官吏，十年之後擁有千兩以上之房產地業，明晃晃擺在街上，非為御史所必參，亦為社會之所不容。而古玩無定價，千元之物可以以一元得之。」明明鉅款賄賂，通過古玩的形式，就可以做到不留痕跡；而且官員一旦到別處任職，房產地業也遠不如古玩那樣便於攜帶、管理，於是古玩就成了官場上的代用貨幣。與之相反，拿不值一元的破爛送到古玩店，要價萬元，也沒有留下犯法的把柄，雙方裝不懂就行了。古玩商則在應酬中摸透了雙方的要領，所以發展到「完全由古玩商代辦，其價值之多少，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曉，不過年終開一筆總賬付款而已。全國重要官吏，無不以購買古玩，接納古玩商為晉身保祿之階。」於是，在這裡演繹出了權錢交易的瘋狂。

要走門路就都想到了古玩店，科舉考試、謀官職都可以代理。趙汝珍揭秘說：「古玩商代辦一切，需費均由古玩商墊付，只於將來得缺後，由古玩商派一賬房本息照收，否則即得缺亦無力到任。」同時，古玩舖又有了銀行的功用，外地進京的官員，乾脆將錢財都存在了古玩舖裡拿利息，這比頻繁進出錢莊隱蔽多了。而古玩舖有巧妙巧妙地夾雜於書肆之中，又多了一層掩人耳目的掩護，於是琉璃廠就愈變得繁榮起來了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古玩商的信譽就成了至關重要的因素，他們的辦法是，在相互間的透明的前提下合作經營，一旦有信用不佳的記錄，就無法在此立足。所以他們絕不欺騙，也不假充內行，靠的是過硬的本領。哪家公司有什麼東西，賣了多少錢都心中有数，也可以互為代理，加價也不會超出規定，買家可以放心地按價付賬。

這種經營模式，大概是在民國時，才開始式微，而各地在京設立駐京辦公處，使它受到了最徹底的打擊。從有關資料中可以知道：甘肅督軍駐京辦公處設於1922年，由曾任督署總參議的董士恩任處長，另設代表三人；張作霖的駐京辦公處處長是劉恩鴻等等。原來古玩商的很多功能，直接轉移到了地方長官的親信們手裡。

如今的琉璃廠仍然保存了許多著名老店，如槐蔭山房、古藝齋、瑞成齋等等，中國書店則是中國最大的古舊書店，在這裡泡上半年，不覺又買了三、五部書。

古今談

吳羊璧

說鳳陽，道鳳陽

忽然想起《鳳陽歌》：說鳳陽，道鳳陽，鳳陽本是好地方，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大戶人家賣田地，小戶人家賣兒郎。奴家沒有兒郎賣，身背花鼓走四方。

鳳陽這個地方，現在不知怎樣了？應該有很好的改變了吧，很想知道，想知道。

鳳陽花鼓，歷史頗早，花鼓歌詞中有「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」的句子，朱皇帝是朱元璋，明朝。明朝初年有連年的饑饉，史書的明初諸帝本紀中都有記載。往時天災、歉收，總有饑饉。朱元璋作為皇帝，不知當時他好好照顧百姓沒有？不過每逢荒年，荒饉的地方百姓總不免出外討食，討食時打花鼓，唱歌詞，鳳陽花鼓可能在那時就早已形成地方上的一種不幸的傳統了。每到荒年，就出外去打花鼓討食、求生。

我的家鄉（潮汕），時常有鳳陽人來討食。口語上有時說「鳳陽」就指從鳳陽出來乞討的人。鳳陽不在廣東省，但可能那裡走過潮汕來路途方便，小時記得常有「鳳陽」來。

鳳陽既然本來是好地方，我真希望這地方現在建設得很好了，不用再背着花鼓出來「走四方」了。很想知道如今建設的情形，不過一時倒不知從哪裡去了解。如果有一本書講鳳陽的歷史與近況，我會趕快去買來讀。

花鼓戲，本來出自崑劇中的雜劇，說起來源頭該是頗久遠的了。但是由此反過來想，是不是鳳陽地方百姓出去「走四方」時，過就是帶着花鼓出去的。走到一處，停下來，敲打花鼓，唱歌，然後托鉢請觀眾資助，這差不多是必然的方式。現在說起這種走四方乞討求生的情形，恐怕年輕一代都完全不知道了。我小時在鄉間，倒是常常聽到說：有鳳陽來了，有鳳陽來了。不過現在我記不起這些活動的具體情景，一方面那時小，一方面，那時說有鳳陽來了，大人們總不會主動鼓勵我們出去看的。一來大人們總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還是安分在家裡好，二來我們也覺得，回頭表演的空間，表演者托鉢的時候，我們是拿不出錢的，不好意思。其實那些表演往往是有

那天殺魚，不慎讓魚鰓刺着了手指，似很深，感覺很痛，指端頓然溢出一滴濃濃的鮮血。女兒惶急着要送我去醫院，妻子着忙弄來了創可貼。我忽有所悟，說是別急，問她們道：「這手指上的一滴鮮血挺好看的，像什麼東西？」

妻子和女兒一面埋怨我，一面居然擬想了起來，倒是小外孫靈敏，脫口說：

「外公，這不跟外婆戴的戒指一樣，是顆紅寶石？」

我吃了一驚，尋思莫不在孩童眼裡，手指上的鮮血都酷似戒指上的紅寶石，即是瑪瑙？於是大家都說像，於是妻子忙着給我止血、消毒、敷藥、裹創口、用紗布包裹，我指端的血是止住了，眼眶裡卻禁不往外沁出了淚水，數十年前的往事隱隱約約顯現在眼前……

我跟我小外孫差不多年歲的時候，家中的日子過得甚是拮据，父親一度失業，全家有老小十口人需用開銷，哥哥姐姐們還得上學。值此艱難時刻，母親毅然幫助父親經營起了一家小麵館，早市賣麵，各種風味小菜生意也不錯；午市到區政府門口賣熟菜，各種風味小菜生意也不錯；至於晚上，母親也是不肯徒耗光陰的，就在昏黃的十五支光電燈下扎鞋底，除了顧及全家的鞋子，還幫鄰舍們扎鞋底，扎一雙鞋底可得兩角錢的酬勞，如果主家不附材料（鞋底線、硬瀾和零散布）則可得四角錢的酬勞。母親很看重這小小的生財之道，就天天黃昏手磨着鞋底線地抽扎。她寧肯自己貼材料，以賺取加倍的酬金。

生活點滴

吳翼民

手指上的紅寶石

那時候，不讓讓魚鰓刺着了手指，似很深，感覺很痛，指端頓然溢出一滴濃濃的鮮血。女兒惶急着要送我去醫院，妻子着忙弄來了創可貼。我忽有所悟，說是別急，問她們道：「這手指上的一滴鮮血挺好看的，像什麼東西？」

母親一門心思扎鞋底，於是乎懂事的兄弟姊妹都當起了她的下手，做什麼？調製糊糊硬瀾、用糝粉合扎底線。糊硬瀾用是舊布，塗了漿糊一層層糊，糊在木板上，放一層層舊布就變得硬邦邦了，用以剪鞋樣，疊鞋底、鞋底就硬邦邦，再用扎底線密密地扎，鞋底越發的結實，鞣了布鞋，那布鞋便耐穿耐磨了。還有合線，將棉紗合併起來，繫在門的搭扣上，一股股地搓，就搓成了扎底線的活兒。這活兒多半由大哥承擔，大哥總是把線搓得長長的，為的是讓母親在扎鞋底時少換線，因為換線是很煩瑣的，殊不知用了長線，母親反而抽起來麻煩了。別的工序母親都放手讓我們幫忙，惟有扎鞋底這一關是不讓我們染指的，怕欠密度，並肯定是抽不緊的。如是，就大大影響了鞋底的結實程度。當然，她還擔心著扎鞋底其實是個多少有些危險的活兒，粗粗的扎底針一不小心就會刺破了手指哩。

來鴻

馮磊

榆錢

周末回家，吃驚地發現，曾經滿街的榆樹彷彿一夜之間都消失了。現在想來，這種感受，大概源於我的遲鈍吧。二十多年來，榆樹在本地是日漸地少了，只是，我腦海裡還固執地保留著童年時代的印象。

記憶裡的榆樹，是一種讓人感覺肅穆的樹。它的皮黑而且厚，剝開表皮，還有白色的內膜。那感覺，就像一個講究的帥哥，穿著黑衣服，裡面還有一層白襯衣一樣。但，少年時代的我，並不喜歡榆樹。原因在於，初夏的時候，榆樹樹皮的褶皺裡會生出一窩窩的金黃色小蟲子。這種小蟲子黃質而黑黑，有著非常奇異的花紋。那時，常常有頑皮的孩子用小樹枝戳下來，看它們在地上翻滾。——那其實是很怕人的一種蟲子。

生活點滴

馮磊

鮮嫩的榆錢。

中國的文人喜歡感傷的東西，這似乎是一種傳統。從古至今，這群人都喜歡千里迢迢去懷古、憑吊、傷心、感嘆。彷彿不如此就不夠風雅似的。作為喬木中的土著，榆樹竟然也成了感時傷懷的對象。確實有很有趣呢！

記憶裡的榆樹，還有活命的功能。每到春夏之交，孩子們都要比賽。比賽的內容就是爬樹摘榆錢。在一大群孩子中間，總有一個能夠在短時間內爬到樹梢。在一些粗壯的枝幹上，他（或者她）晃悠悠，從樹上摘下一些榆錢丟到地上去。

生活點滴

馮磊

鮮嫩的榆錢。

饑饉的歲月裡，樹葉甚至樹皮都是活人性命的寶物。更不要說榆錢了。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寫道：「榆未生葉時，枝條間生榆莢，形狀似錢而小，色白成串，俗呼榆錢」。他又說，榆錢性涼味甘，食之可清涼解毒。

榆樹長得很慢。不知道是因為這個緣故，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，農村大面積種植鑽天楊和梧桐樹。那時候，合金類的建材還很少見。經濟發展了，木料價格應聲而漲。於是，成長緩慢的榆樹不被人待見了。它們，逐漸遠離了我們的視野。



鮮嫩的榆錢。網上圖片